科幻小说《让我们说说话》在科学界“鼎鼎大名”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中国年轻老师的名字。她本名王瑶,在国内科幻界,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夏笳。

一只畅游科幻的“妖精”

■本报记者 陈彬

在不远的未来,一家科技公司制造了一些小海豹模样、具有语言学习能力的智能机器玩具,却不慎将运输货物的集装箱弄丢。当他们找回货物时,却发现小海豹在密封的集装箱中说着人类听不懂的语言。难道机器人自己能够发明语言?如果真是如此,人类又该怎么办?

这是短篇科幻小说《让我们说说话》的大致内容。不久前,这篇小说被发表了。但是,发表的刊物不是国内外的某本科幻杂志,而是在科学界“鼎鼎大名”的《自然》杂志。在这个国际顶尖学术刊物上,也留下了一个中国年轻老师的名字。

这位老师名叫王瑶,一年前博士毕业,现在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任班主任。在国内科幻界,她还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夏笳。

王瑶

“先得搞好‘个人事业’”

“夏笳”这个名字是王瑶在2004年发表科幻小说《关妖精的瓶子》时所用的笔名。这篇小说既是她的处女座,也是她的成名作。那年,还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本科的王瑶凭借这篇作品,在当年度中国科幻最高奖“银河奖”的评选中,一举摘取了“最佳新人奖”的桂冠。

王瑶的“一举成名”并不是偶然的。从小她就生活在一个“地道”的理工科家庭里,父母都是西安交大的理工科老师。从小与科普读物相伴成长起来的她,慢慢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本能的喜欢。

“我就是看着科幻小说长大的,想写点东西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王瑶说。而本世纪初,中国科幻界对新人新作的渴望,又让初出茅庐的王瑶一举成为了众人关注的新星。

“那段时间,其实正好赶上了中国科幻呼唤新一代的好时候。”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对于自己当初的一鸣惊人,王瑶还是有点忐忑。“那段时间,当被别人称为科幻新生一代的时候,总是感觉很心虚,觉得自己还是个学生,还是要以学业为重。”她笑着说。

伴随着这份忐忑,王瑶本科毕业,进入中国传媒大学攻读电影学硕士学位,之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完博士,其博士论文的研究对象是“当代中国科幻文学与文化”。此时,曾经的“最佳新人”,早已经成为了五获“银河奖”的响当当的“美女作家”。

事实上,直到确定自己的博士论文题目之前,对于自己的科幻创作道路,王瑶都不十分确定要走下去。“因为为了自己将来的学术工作,我可能首先要停下科幻创作,而一旦停下之后,就很难再回去了。但是,我首先要把个人事业搞好。”她说。

王瑶的这份担心再次因为一个“新时期”的到来而消失了。

“我以后就靠你啦”

就在王瑶完成博士论文、毕业,到西安交大工作的这几年间,伴随着几部重磅国产科幻文学作品的推出,国内掀起了一股新的科幻热潮。除了公众的关注外,国内学界也对科幻文学投来正视的目光。而在国际上,出版界和文学研究界也都对中国科幻表现出了高度的兴趣。王瑶忽然发现,她可以将中国科幻研究作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自己的学术主攻方向,这让她心里踏实了不少。

“之前担心没办法取得科研成果的话,就连职称都很难评了,现在看来情况要好得多。”王瑶笑言。

如今,王瑶已经在西安交大工作了一年时间,还担任了班主任。对于这位漂亮班主任的另一重身份,班里的不少学生也是心知肚明的。于是,经常有些学生向她询问会不会开一些关于科幻创作的课程。而对于学生们的科幻热情,王瑶向来来者不拒。

不久前,在王瑶的牵线搭桥下,著名科幻作家刘慈欣来到西安,与当地科幻迷做了一次交流。而在组织这次活动的过程中,她结识了一位陕西师范大学的大一女生。交谈中,这位女生告诉王瑶,她准备申请组织学校的科幻协会,将来还准备成立西安高校的科幻协会联盟。

“那个女生特别热情,而且做事干脆。”这位女生给王瑶的“启示”是,科幻迷的组织还是需要“妹子”来统筹。“理工科的男生虽然踏实肯干,但一般都比较‘宅’,真正牵头的事情交给女生做反而要好得多。”

“我以后就靠你啦!”王瑶对那个女生说。

“投到他们采用为止”

也就是在工作的这段时间里,王瑶萌生了给《自然》投稿的想法。

作为科幻作家,王瑶其实很早就知道《自然》有一个专门的科幻专栏,用来刊登完全原创、题材限定于未来、内核为硬科幻的优秀作品。平时,她也会关注其中发表的一些文章。看了一些之后,她发现这些文章并不像她之前想象的那么难写。

“他们能写,我也能写。”王瑶说,她曾经帮美籍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翻译过他发表在《自然》上的科幻小说。这次,王瑶向他表达了自己想投稿的愿望,刘宇昆完全支持。

事实上,王瑶和刘宇昆在多年以前就互相翻译对方的作品,并保持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但这次,正赶上刘宇昆比较忙,而且由于小说篇幅不大,王瑶决定直接用英文创作。“我觉得挺好玩的。”她只是在完成之后,请刘宇昆帮忙做了一些润色。刘宇昆问需不需要他帮忙投稿,王瑶决定自己来。

去年年底,王瑶投出了自己的小说,并收到了一封自动回复的邮件,说编辑们正在放假,王瑶只能等待,而这一等就是4个月。

“我觉得这么长时间了,可能‘没戏’了。”王瑶说。

事情的转折出现在今年四月的一天晚上,在临睡前最后一次看邮件时,王瑶发现了《自然》给她的回信。而回信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谢谢你给我们的投稿,希望你接受我们诚挚的歉意……”

这颇似退稿信的开头让王瑶心头一凉,但随后的内容却让她再次兴奋起来。原来,编辑道歉的原因,是因为电脑服务器的问题,导致她的小说最近才被编辑看到。邮件的最后,编辑通知她,这篇小说已经被采用了。

王瑶激动得从床上跳了下来,光着脚冲进父母房间大喊:“我要发《自然》啦……”

“如果那篇小说没有被《自然》采用,你会怎么办?”采访中,记者问道。

“那我就再写一篇,一直投到他们采用为止。”王瑶笑着说。

学子情怀

只愿,在古代

■毛寄志

一切开始呈现倒计时的姿态,包括我的离开。去年我听着窗外凌晨别离的喧嚣,那条闹市街上的霓虹灯光拢住所有的情绪,包括泪水、分离、拥抱,还有约定。这个时刻,总会是一群人的狂欢和孤独!如今,也轮到了我。一切的告别形式都成为致青春的仪式。

如果此刻可以,我只愿,在古代!

我们在这里相逢又相离,四年的时间,既不能描述成一个萍水相逢的故事,又不可以诉说成一个遥远的梦呓。不长不短的时间刚刚只够我们开始和告别,中间的过程似乎被残忍地省略,没有记忆的存在。

这是一个渡口,我们快走到彼岸。上船的时候互相问候,认识了船上同路的旅人,有你,有我,也有他,一起相伴走了这段行程。而此岸到彼岸的距离,青山温柔地存在着,浮云白日,山川弯腰问候,一切都客观合理,各自的眼中出现的却仍是不一样的风景。你记住的是那日风狂雨骤下木船的颠簸流离,我记住的是那日拨云见日下一束阳光聚焦在河岸两旁的热烈,你记住的是船舷边随水流流动的水草安静地同鱼儿游弋,我记住的是我们在船上趁着天朗气清扬声放歌。

我们彼此熟悉又陌生,走的是同样的路,看到的是同样的风景,听到的是同样的歌声,体会的是同样的心情,到达的是同一个彼岸,记住的是不一样的天气,知道的是不一样的传说,梦见的是不一样的片段,头脑剪辑的是不一样的故事。这些形形色色的相同与不同,仿佛如同远古的初民,在绳上打着结记着日子,我们常常暗中触摸绳结,回忆着曾经占据在我们心里的线索。

某个夜晚有着漫长的星光相伴,某个下午有着漫长的时间去看层层晕染的霞光,而某个时刻心里却是曲曲折折的思绪,而这四年,只能用短暂来形容。

这是个言辞泛滥的年代,离别的时刻即将到来,风扬起衣衫,吹走了凛冽的忧伤,空气中流动的全是安静透明的分子,如同我对你们的祝福,充满温暖和纯粹。就如同海子的祈祷,祝你们有一个灿烂的前程,祝你们在尘世获得幸福,祝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

此刻,我已能看见岸边的酒肆,酒帘飞扬在迷濛的柳絮中,青墙黛瓦若隐若现,檐角重重叠叠翘起,街上行走的小贩在各处叫卖的声音飘散在四周,这些都在宣告着终点的抵达,我们要下船了。

下船之后,我们可否像古代一样,抱拳作揖,挥一挥手,彼此就懂了不用言语的告别——青山绿水,后会有期!

(作者系天津工业大学学生)

图片来源:百度图片

致信五年后的自己

■本报通讯员 闻静超

“现在的你看到这封信,当感慨时间易逝吧,五年弹指一挥间,不管你在哪里,不管你在何地,请热爱你的生活,请担起你的责任……”毕业典礼结束,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毕业生薛国典小心翼翼地将信纸折叠,放入信封,投进邮筒。

五年后,他将收到这封自己的来信。信中写的是这五年的短期目标、规划,还有对自己的激励。

与薛国典一样,6月26日,在中国农业大学毕业典礼现场,2000余名本科毕业生写下了这封给五年后自己的信。据学生工作部副部长李洪栋介绍,学校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引导毕业生在走向社会之前明晰方向与目标,激励他们努力奋斗,待五年后收到信件,更是对奋斗历程的一次检验。

毕业典礼是毕业生终身难忘的日子,也是新梦想的起点。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学校为每名毕业生准备了一大一小两个信封,小信封上的邮寄日期为“2015.06.26”,大信封则是五年后信件寄出时邮戳盖上的时间。

而信封、信纸,也是由中国农大毕业生自行设计的。大小信封的左下角是手绘的校园图案,邮票图样是开学、毕业典礼的场地——中国农大体育馆、奥运会比赛场馆的一幅摄影作品。照片中,雨过天晴后的体育馆与水中的倒影交相辉映——寓意同学们在这里经受洗礼,焕新面貌,重踏征程。逢学校110周年校庆,信封背面印着校徽和110周年校庆图标,还有中国农大的校训:“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

“解民生之多艰,育天下之英才,这是我五年前从中国农大学到的一句话,五年后,也要时时刻刻以这句话来做人做事……”毕业生邓杰写道。

新媒体与我同在

■本报通讯员 倪彦平 王汝菲 记者 温才妃

余佳能,是浙江工商大学公管学院7个班的“90后”辅导员。她喜欢漫画,开了一个叫“卡农时间盒子”的微信公众号,内有“滴答篇”“叮咚篇”“咔嚓篇”三个系列,将自己的成长经验、忠告等图文并茂地传递给学生。

晚上,她则摇身变为手机App荔枝电台的主播,悠扬的歌曲伴着她甜美的声音,为学生放松一天的劳累心情。一般每周做两期,已经坚持了半年多,播了80余期节目。

她的学生们对此赞不绝口,大三学生胡佳唯认为它是“俘获学生的心的利器”,“很对我们的胃口,潜移默化地传递了满满的正能量”。

当“互联网+”成为“新常态”,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95后”逐渐成为大学生的主体,利用新媒体丰富校园生活就成了高校里的共识。像余佳能一样,很多辅导员建立班级QQ群、微信群等,通过各种新媒体平台及时“倾听”学生的所思、所想和所需,量身进行教育引导。

校园里的“夜猫子”越来越多,有的学生早上起得太晚,来不及吃早餐就去上课。该校官微就在线上喊“浙小商”(对浙商大学生的昵称)们参加“你晨读,我送早餐”活动。参与者每天早上在指定时间到学校树人广场签到晨读,累计一定次数就可领取一份免费早餐。活动迄今已开展了两轮,有千余人次参与其中。

这是浙商大利用新媒体助推管理服务的缩影。此外,该校经过官方认证而活跃着的微博、微信平台有60多个,各类学生组织、社团组织建立的新媒体平台有190多个。

在今天的浙商大,通过相应部门的微信、微博等平台,动动手指即可给书记校长反映问题,查课表、教室、成绩,查询或登记丢拾物品,给食堂提建议,寝室报修,预约心理咨询,查看校内新鲜资讯……甚至微信成为“文明寝室”建设的好帮手,比如杭商院将传统的寝室卫生检查结果放到微信服务号上,学生可及时了解需要改进的方面。

大二学生林佳琦几乎关注了所有校内部门的微信、微博账号,通过学校新媒体平台,“我们很多需求都可得到满足,许多线上线下活动也很接地气、有人气,新媒体成为联系学生和学校的贴心纽带”。

正如浙商大党委书记蒋承勇所评价的那样,“利用新媒体解决学生校园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既助推学校服务升级和管理转型,又扩大了其在学生中的影响覆盖面”。

社团天地

北洋话剧社:演绎大学的“别样”生活

■本报通讯员 闻雪昆

三个演员,一台话剧,场场爆满。毕业季,由天津大学北洋话剧社大学生排演的经典话剧《哥本哈根》在校内外连演四场,一票难求。一个非专业的学生话剧社,在理工科为特色的大学掀起了话剧热潮。

话剧《哥本哈根》取材于现代科学史上的一起真实事件,是话剧界的“经典之作”,剧情严肃复杂,观众在观看的时候比较“烧脑”。它以二战为历史背景,通过德国科学家海森堡和丹麦科学家波尔及其夫人玛格丽特的灵魂对话,引出了史上著名的1941年“哥本哈根会见”之谜,引发人们对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思考,对于道德与崇高的定义,对于人性卑劣和无知的展示。

“这部剧太精彩了,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电影和小说的艺术。”2014级英语系本科生房思祖感慨。

《哥本哈根》剧照

话剧梦开始的地方

事实上,在每年毕业季,北洋话剧社都会推出年度大戏,从1985年到今年已经是30年。年年“爆满”的观众席,让这个由学生自发组建的话剧社积累了众多“粉丝”。

谈到在这所以理工科为特色的高校,话剧缘何如此有“观众缘”,北洋话剧社指导老师盛宇笑着说,这是“真爱”。

见到盛宇时,他正在小剧场里给同学们上表演课。与学校其他社团不同,北洋话剧社有专门的“表演课”,每星期一次。表演课主要针对新社员,对他们进行系统的理论传授和表演训练,使得同学们的表演更标准。

这个不足100平方米的平房建筑在天津大学里并不显眼,这间“大教室”就是话剧社的同学们念念不忘的“小剧场”。小剧场里有一个30多平方米的舞台,舞台的南侧挤满话剧社的道具及其他演出用品。

话剧社的授课研讨和彩排练习都在小剧场。近年来,一些受到学生热捧的话剧,比如《恋爱的犀牛》《暗恋桃花源》等都是在小剧场里排练的,有时候为了新剧的演出,学生们需要通宵排练。“台上表演,台下学习”的情景经常在小剧场里出现,舞台上,认真彩排,投入表演;舞台下,还要抓紧时间写实验报告和作业,同学们既是好演员,又是大“学霸”。

除了将经典话剧搬上舞台,北洋话剧社还积极地进行新剧的探索和尝试。2012年,为纪念中国共青团成立90周年,北洋话剧社编排了原创红色话剧《醒世惊雷》,展现了革命先烈张太雷艰难求索、不屈斗争的革命历程。这部原创红色话剧在天津文化中心大剧院进行了首演,并且复演多场,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刘一波是天津大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专业的2014级博士生,虽然是话剧社的一名“老演员”了,但是还会经常回到小剧场来“蹭课”,和新社员们一起研究表演,排练“小戏”。

周五晚上是北洋话剧社雷打不动的例会时间,演员们都聚集在小剧场讨论剧本、研究表演,“有时候为了一句台词的理解和表达,大家可以‘吵’到面红耳赤。”刘一波说。

在《哥本哈根》中饰演玛格丽特的王雨桐与很多话剧社的同学一样,最开始对话剧并不了解,此后则“日久生情”。“通过接触话剧,使自己在舞台上有了非常开心的体验。每一次的排练都能有全新的感受。”

“他们很靠谱儿,也很可爱,只要提到‘话剧’都跟打鸡血似的。”在盛宇看来,虽然同学们的表演都是零基础,有的同学在舞台上“活泛劲儿”也不足,但理工科的学生有很强的钻研能力,愿意思考和琢磨。他们更加注重对剧本的研究、对情节的把握、对人物的揣测,有股子韧劲,能吃苦下功夫,这就使得他们的表演有生命力,也准确到位。

大学需要话剧舞台

减压、好玩、重新认识生活……种种原因让话剧在天津有着浓厚的传统和积淀。

北洋话剧社每年都会排演“毕业大戏”和“年度大戏”两场,平时还会演出一些精编“小戏”。话剧社社长丁孟佳说:“在天大,话剧社特别有‘观众缘’,很多同学提前一两个小时来排队领票。有时候,演出现场的过道和地板上都坐满了人,一直坐到舞台边上,甚至需要往外‘撵人’。”

作为话剧社的“忠实粉丝”,建工学院的学生小丁就有过被“赶出来”的经历。北洋话剧社的演出,小丁场场必到,看完之后还会写影评与演员交流。他说:“看一场话剧,可以让浮躁的内心安静下来。学校里学业科研压力比较大,话剧可以让我换个角度去思考。”

而作为话剧社的演员,刘一波坦言,“话剧让自己有了更多的‘人文情怀’,让自己变得更关注和理解生活中的人和事了”。

今年是天津大学建校120周年,北洋话剧社正在集中精力创作排练一部原创剧《侯德榜》。他们打算将这部新剧作为一份“特殊”的礼物献给学校和广大观众。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666 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字第8037号 零售价:1.50元 年价:288元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